

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宋运萍总是嗑好瓜子自己吃一粒,往雷东宝手掌放一粒,雷东宝等手掌有好几粒了,才一掌拍进嘴里,没等嚼完咽下,又将手掌摊到宋运萍膝头等吃了。往往这时候总得挨妻子几声小唠叨,可雷东宝听着舒服,觉得像给挠痒痒似的。

他也知道,他汇报完后总得被妻子提醒别太狂,今天说他送烟酒给县长就行了,干吗还大喇嘛坐县长家喝酒,委屈人家县长太太烧菜,县长千金没法上桌。雷东宝说是县长非拖住他不让走,又不是他赖着不走。他现在很多酒席都是被人死活拖住不让走才吃喝的,他向妻子解释他也知道吃人家的嘴软,可现在不比过去,既然大家都要拿他当朋友,他也不能太拒绝人,伤人面子。他说他会把握分寸,有些时候如果不请人喝酒那才是太狂呢。雷东宝最头痛的是他如果打了骂了队里的什么人,那人如果想叫屈,总是找到宋运萍那儿哭诉,然后他回家总得挨审问。他如果讲不出理,那就糟了,他最喜欢的软软的嗓音总得要他好看一晚上。为了不挨妻子唠叨,他只好收敛脾气。有时候想着这样也挺好,他现在好歹总是个干部,总打骂人也不是一回事儿。

他不明白了,他那公认脾气特好的妻子,如果坚持想做什么,那是排除千难万险都要做到的,她哪来那么强的韧性?他小舅子告诉他,这叫外柔内刚,这种人最难弄。

但他今天总觉得妻子有点心不在焉,眼看着快到睡觉时间,他吃完瓜子说声“不要了”,疑惑地问:“你今天有什么心事?”

“你也看出来?你是不是看我这几天脸上有什么变化?”

雷东宝仔细看看,摇头,“没有,啥都没变。不舒服?”

“真没变?”宋运萍又愁起一张脸,“我……我今天整理卫生纸,忽然想起我那个……那个延后快一星期了。”

“那个?哪个?”雷东宝大大的不明白,

又凑近去摸摸宋运萍额头,没烫啊。

宋运萍急了,“那个,每月的,那个。我……我担心是不是有了。”

雷东宝再愣,但旋即明白过来,

“儿子?我们儿子?咋那么快呢?小子手脚快啊。我们明天去卫生所查,别怕,我背你去,一点不会颠着你。”

宋运萍见雷东宝一高兴,嗓子霹雳似的,忙伸手捂住他的嘴,急道:“可万一不是呢?你别嚷嚷,别让人听见笑话了。东宝,我挺担心的,要不我明天先回家问问我妈。去卫生所一查还不都让人知道了。”

“让人知道有啥?土根新娘子外面炮仗纸还没扫光就怀上了,你看现在队里多少大肚皮,别怕。你怕卫生所遇熟人,我明天带你去县卫生院,这么多新娘子就你脸皮最薄。”雷东宝早坐不住了,跳来跳去围着妻子打转,眼睛仿佛能透视。

“人家担心万一没有那不闹笑话了吗?而且……而且……反正我总是担心。”

“别怕,有我在。明天我们去县里,再去买点奶粉麦乳精来你每天喝着,你以后得喂两张嘴。家里布票还有吗?儿子的衣服鞋子……”“啐,还不一定呢。”

“一定的,一定的。我儿子像我,心急。嘿,儿子,我儿子。”雷东宝喜得手舞足蹈,一会儿抱起妻子,一会儿放下,都不知道怎么亲妻子才好。(35)



出版推荐:  
本书是《宋运萍》的续作,《宋运萍》是《大江東去》的第三十年,《大江東去》是《宋运萍》的续作,《宋运萍》是《大江東去》的第三十年,《大江東去》是《宋运萍》的续作,《宋运萍》是《大江東去》的第三十年。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逐渐学会接受这个新的家庭成员,学会与他和平共处。最初时,爷爷奶奶们帮着我们打理,但时间一长,大部分事情还是落在了我们肩上。从这时起,我们无论是去学院还是去城里购物,都从以前的两人变成了三人。以前,我们需要带一个手杖,现在变成一个手杖和一个婴儿车。我还得感谢乔治·埃利斯的慷慨帮助,他每天中午都会送史蒂芬回家吃饭,午饭后,他还会将史蒂芬送回学校。这种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才从刚生完孩子的匆忙中稍微安定下来。

一天下午,我决定去图书馆还书,顺便将我越积越多的关于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爱情诗作的索引卡片带去图书馆。我喂饱了罗伯特,并给他更换了尿布。他躺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在后院的蓝天下舒服地休息。我估摸着自己能有一小时的时间休息,我抑制住想要打哈欠的冲动,爬上楼去取我的书和卡片,并将它们散放在桌上。刚坐好,楼下就传来婴儿哭声。我楼上楼下地跑了好几次才明白小宝宝哭闹的原因。他只是希望有人能陪在他身边。于是乎,1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趴在我的腿上,和我一块儿准备我的论文了。当我试图下笔时,他不是在我的膝盖上扭来扭去就是咯咯发笑。那个下午,我彻底打消了将照顾孩子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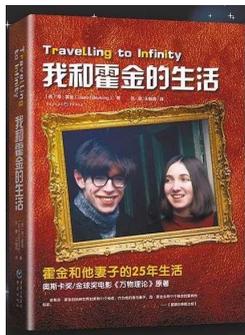
### 尴尬的旅途

史蒂芬接到了去巴特利纪念研究所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夏季学校的机会。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史蒂芬以及我们的小宝宝都可以在太平洋南海岸享受7个星期的度假了。我觉得,小宝宝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带着他应该不会为我们添加麻烦。

可是,我错误地估算了刚生育了

小孩的产妇需要多少时间的休息量。我以为产后的一周就可以恢复产前的工作量,所以我在产后一周就开始了大量的家务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怀孕的过程已耗尽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对喂养小宝宝需要花费的精力缺乏正确估计,再加之小宝宝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作息时间,以致我几乎每天都无法得到充足的睡眠。精疲力尽的我每天只能在罗伯特睡着后才能小憩一会儿。

随着7月的临近,我对能否去西雅图越来越感到疑惑,因为行程的安排变得非常复杂。我们在凯厄斯教堂为罗伯特举行了洗礼仪式,我们指定了当时到访的美国学者查理·米斯纳作为他的教父。查理·米斯纳希望史蒂芬在西雅图的夏季学校结束后去马里兰州大学拜访他,他想在那儿和他进一步探讨自己对奇点的研究。他和他的丹麦妻子苏珊妮邀请我们前往华盛顿特区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四个小孩一起居住。这个提议并非不好,只是当时的我都不确定我们能否顺利地抵达西雅图,更别提之后的打算了。这趟跨国之旅的准备工作的几乎都要我来操办。史蒂芬的行李、我的行李、周六的小宝宝的行李,都只能靠我一个人收拾,整个准备过程让人筋疲力尽。我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就像我之前丝毫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眼前的各种困难一样。(28)



机、手机“啪啪”地拍照。当他们走下平台时,海试队员们欢呼着涌向甲板,夹道欢迎勇士们归来。大家激动地高呼“向试航员致敬!”“祖国万岁!”

试航员叶聪向总指挥报告:“我们完成预定试验计划,安全、顺利归来了!”刘峰总指挥说:“祝贺你们!感谢你们!现在我宣布:我国载人潜水器于2009年10月3日上午9时17分,在中国南海北纬17度27分,东经110度25分,成功下潜到1109米!”

鼓掌声、欢呼声再次响起来。随船参试的科技部海洋办女处长孙清,手捧花束走上前来向试航员献花。三位试航员每人开启了一瓶香槟酒,晃动着喷向人群,只见酒花四溅,欢声雷动,把欢乐的气氛推到高潮……

自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载人深潜能力的国家。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告:深海领域,中国人来了!

当天,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金建才主任签发的贺电便飞到了“向阳红09”船上。因为当时载人深潜海试还没有公开报道,社会上并不知晓这件大事,也就没有国家有关领导的评价。这份贺电就是一份最高嘉奖。

中国载人深海潜水器从立项、研发到海试阶段,每一步都有许多坎坷教训和成功经验,值得好好总结、提炼、固化和发扬。组织指挥者从实践中深切地意识到,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

是中华民族唱响在大洋深处的一曲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壮歌。这就是“中国载人深潜精神”!可以说,她产生于1000米海试之初,完善于1000米海试期间,定型于1000米海试总结阶段。她是全体研发、海试团队共同的拼搏成果和智慧结晶。

### 再上征途

一个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另一个目标的开始。自从2009年10月胜利完成了载人潜水器1000米级海试后,整个海试团队在科技部、海洋局的统一领导下,立即转入了总结、休整、准备新试验的阶段。2009年11月12日,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在河南洛阳召开了载人潜水器技术改进项目研讨会。针对1000米海试中暴露的问题,经过认真梳理,确定了八大项目技术改进:潜水器液压源、VHF、视频、潜水器支架、螺旋桨保护支架、接地检测、控制和声学系统。

边试验、边改进、边应用,这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科研路径。各有关单位——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沈阳自动化所、中船重工702所、701所,以及北海分局等等,立即行动起来,结合自己的任务,从机械设备硬件和操作规程软件上,都抓紧整改修订,杜绝再次发生相同问题,不断优化各岗位的操作程序……

2010年3月5日,国家海洋局、大洋办在北京召开了“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改进与3000米级海试研究项目启动及领导小组成立会议”,标志着正式吹响了“中国载人潜水器3000米级海试的号角”。海试领导小组仍由海洋局副局长、中国大洋协会理事长王飞担任组长、罗季燕、金建才为副组长,科技部、财政部、海洋局、中船重工等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其中包括曾亲身参加海试的刘峰和刘心成。现场指挥部仍由刘峰任总指挥,崔维成、窦永林、余建勋任副总指挥。张艾群、朱敏、苏博、叶聪任成员。于杭教授和陆会胜任总指挥顾问。完全是上次海试的原班人马!只是“向阳红09”船的政委由陈崇明接任。这也是一位“兵转工”的老海军,浙江宁波人,个高而瘦削,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曾当过海监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为人谦和,办事细心,一上船便与船长配合默契,并担任临时党委书记。(19)

### 宋人已开始使用马鬃毛制作的软毛牙刷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刷牙洗脸。那古人也刷牙吗?如果刷,那又是用什么刷牙呢?杨、柳、桃、槐等树的枝条都可拿来当“齿木”。“齿木”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将树枝一端嚼烂,露出木纤维,便可用来揩齿。不过,如果你以为古人清洁牙齿时都得依靠手指头与简陋的“齿木”,那未免将古人想象得太low了。唐宋时候,许多人已经用上了植毛牙刷,跟我们用牙刷刷牙的历史往前推到了唐朝。

### 中国人唐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牙刷

按照以前的说法,世界第一把牙刷是1770年(清乾隆年间)英国人威廉·阿迪斯在监狱里发明的,他给一根骨头钻了几个小孔,然后嵌上猪鬃毛,制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把牙刷。但考古的发现率先颠覆了这一说法。

1953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赤峰大营子发掘了辽国附马卫国王墓,从陪葬品中发现两把骨质牙刷。根据考古报告的描述,骨柄长约19.50厘米,一端有8个穿透的植毛孔,分为两排,每排4孔,小孔有植毛痕迹,植毛的孔径略大于背面的孔径,骨柄呈长条状,植毛部则为扁平长方体,“制法极似现代的标准牙刷”。

随后,类似的骨质牙刷陆续从多处辽墓中出土。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小仗子一号辽墓、宁城县埋王沟三号辽墓、赤峰巴林右旗辽墓、乌兰察布兴和县尖山村辽墓、兴安盟突泉县西山辽墓群、辽宁喀左县白塔子乡四号辽墓、北票西官营子村二号墓都发现了骨质牙刷。

“形制与现代牙刷相近,长度与植毛孔数无一定之规,但长度一般在25厘米以内,植毛孔数最少4孔,最多24孔。牙刷多与水具或梳洗用品同出,如小盂、碗、杯、小缸、盆、瓶、瓷盒等”。此外,在金代墓葬品中也发现了多把骨质牙刷柄。从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也发现了疑似牙刷的图像。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中有一幅《梳妆侍奉图》,图上画了一名辽国女性正在弯腰梳妆,在她面前的梳妆盘上,放着木梳、粉盒,以及一把长柄的刷子。有人相信,这应该也是一把牙刷。但辽代牙刷并不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牙刷。1985年,考古人员还在成都指挥街的唐代灰坑发掘出四把骨质牙刷柄,其中一把现收藏于成都中医药传统文化博物馆。这把牙刷头部略宽,有12个植毛孔,分为两排。刷柄从中后部逐渐缩窄、加厚。成都唐代灰坑牙刷的出土,将中国人使用牙刷的历史往前推到了唐朝。

宋人已经有每天早起刷牙的习惯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说到出土的宋代牙刷实物。不要急,马上说。2007年,河南杞县发现一处宋代灰坑,从里面发掘出一些骨制品(半成品)、古铜钱,其中有三件骨质牙刷柄,较完整的一支牙刷柄残品长为7.90厘米,宽1.14厘米,厚约0.40厘米,一端有48个植毛孔。据考察过发掘现场的学者称,这应该是宋代的牙刷(残品)。发掘现场“能挑捡到如此多的锯痕骨头残件,说明在这一带附近曾有一个骨制品加工作坊”。

2016年初,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曾以“临安人的一天”为主题,展出了一批杭州民间收藏的南宋器物,展品均为可以体现南宋杭州市民日常生活的陶瓷器、金银器、青铜器、竹木器、骨制品等,其中便有一组宋代的骨质牙刷柄。有的骨柄雕刻有纹饰,做工考究,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日用品。哈尔滨有一家口腔医学博物馆,也曾展出一把宋代的虎骨牙刷柄,骨柄一端钻有双排24个植毛孔。

从考古成果来看,出土的古代牙刷实物数目着实不少,唐代至清代的牙刷均有发现,河南安阳的民间收藏家曾举办过一场古代牙刷展,展出400多支古代牙刷;2011年江苏扬州还成立了中国首家牙刷博物馆。有网友反问:“牙刷发明才几年,有必要开一个博物馆吗?”他其实是不了解牙刷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已有上千年。(1)

